

図 糸

三國演義

(三)

繪圖三國志演義 卷三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却說龐統法正二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玄德只是不從。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中。彼此細敘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為樂，願舞劍為戲。龐統便喚眾武士入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靴直視堂上。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目視劉封，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璋冷苞、鄧賢各掣劍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急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不棄劍者立斬。劉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侍衛者盡去佩劍。眾皆紛然下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曰：吾弟兄同宗骨肉，共議大事，並無二心。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勿爲此。統嗟歎而退。却說劉璋歸寨，劉璋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眾將曰：雖玄德無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璋曰：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玄德歡敘，忽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領諾。即日領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眾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璋初時不從。後因衆將苦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玄德到葭萌關，嚴整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願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荊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權曰：此計大妙。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耶？眾驚視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只有一女，嫁與劉備。

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因叱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尚自不足，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孫權諾諾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正沉吟間，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荊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爲商人，分作五船，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荊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動問。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準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兒阿斗，載在車中，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錢行視之，乃趙雲也。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趕來。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排列在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攬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鎗，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鎗亂刺。趙雲棄鎗，在小船上，掣所佩青紅劍在手，分開鎗棚，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艙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咤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顧。雲曰：主母差

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道理？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若不留下小主人，總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摔，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凶，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艙挾住舵，只顧放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麾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嫂留下姪兒去，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急來迎。』」江夾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報，須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爲臣下之道。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乃謂夫人曰：「俺哥哥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人有詩讚子龍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船上吳兵皆膽裂，子龍英勇世無雙。

又有詩讚翼德曰：

長坂橋邊怒氣騰，一聲虎嘯退曹兵。今朝江上扶危主，青史應傳萬載名。

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見阿斗已奪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段萌關，報知玄德，却說孫夫人回吳，且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讎，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讎。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議，拒敵曹操。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

之氣可速遷於此。以爲萬世之業。孫權覽書大哭。謂衆官曰。張子綱勸我遷居秣陵。吾如何不從。卽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尙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曉夜併工。刻期告竣。却說曹操在許都。威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慚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你道那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縣。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鉅鬯圭瓊。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上表請尊操爲魏公。加九錫。荀彧歎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爲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興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或會其意。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後人有詩歎曰。

文若才華天下聞。可憐失足在權門。後人漫把留侯比。臨沒無顏見漢君。

其子荀彧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懷悔。令厚葬之。諡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排開軍陣。曹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傍。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忽一聲響動。兩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一彪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爲首馬上。一人碧眼紫髯。衆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是夜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却被吳兵劫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心中鬱悶。悶看

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準備。夾濡須水口爲塢，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程昱出，操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仰望天上，又有兩輪太陽對照。忽見江心那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教備馬，引五十餘騎，徑奔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爲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朝，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操大怒，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衆將回走，背後四將趕來甚急，趕到半路，許褚引衆虎衛軍敵住，救回曹操。吳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爲帝王。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操啓視之，書略曰：

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仁人之所爲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去，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

書背後又批兩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孫權亦收軍歸秣陵，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劉備尚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正是：孟德雄兵方退北，仲謀壯志又圖南。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荊州來，着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權從之。卽發使二處去訖。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荊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爲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會同破曹操。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斛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爲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爲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曰：劉備梟雄，久留於蜀而不遣，是蹤虎入室矣。今更助之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翼矣？衆視其人，乃零陵蒸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書遣使報玄德，仍令楊懷高沛緊守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爲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使者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爲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逕襲成都。此爲上計。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伏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爲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荊州。徐圖進取，此爲下計。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玄德曰：軍師上計太緩，中計不疾不遲，可以行之。於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衆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只是道是真心，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却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神情

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於地。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略曰。松昨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松當爲內應。萬勿自誤。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具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於市。後人有詩歎曰。

一覽無遺自古稀。誰知書信洩天機。未觀玄德興王業。先向成都血染衣。

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各關去訖。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將聞報。商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隄防之。若彼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正說間。忽起一陣旋風。把馬前帥字旗吹倒。玄德問龐統曰。此何兆也。統曰。此驚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前來送行。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吩咐魏延黃忠。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個也休放回。二將得令而去。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刀。帶二百軍兵。牽羊送酒。直至軍前。見並無準備。心中暗喜。以爲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酒相送。遂進酒勸玄德。玄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二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聞人退避。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二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鬪。劉封關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刀一口。統便喝斬二人。玄德還猶未決。統曰。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黃忠魏延早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

不會走了一個。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玄德曰：「楊懷高沛離間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故行讎殺，你等無罪，不必驚疑。衆皆拜謝。」龐統曰：「吾今即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衆皆應允。」是夜二百人先行，大軍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即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洛關。蜀軍皆降。玄德各加重賞，遂即分兵前後守把。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乎？」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汝言何不合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襲了洛關，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遂聚文武，問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璋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璋遂令劉璋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往守雒縣，以拒劉備。四將行兵之次，劉璋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行軍，正從錦屏山過，何不試往問之？」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璋曰：「不然，聖人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避凶。」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問徑樵夫。樵夫指高山絕頂上，便是上人所居。四人上山至菴前，見一道童出迎，問了姓名，引入菴中，只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山野廢人，豈知休咎？」劉璋再三拜問。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寫下八句言語，付與劉璋，其文曰：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雞鳳墜地臥龍升天。一得一失，天數當然。見機而作，勿喪九泉。

劉璋又問曰：「我四人氣數如何？」紫虛上人曰：「定數難逃，何必再問？」璋又請問時，上人目合眉垂，恰似睡着的一般，並不答應。四人下山。劉璋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叟也，聽之何益？」遂上馬前行。既至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劉璋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着二人守城，二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割下兩個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結寨。」劉璋大喜，分兵二萬與冷苞、鄧賢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劉璋張任守護雒

城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割下兩個大寨。玄德聚眾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柵？」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玄德曰：「老將軍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必有重賞。」黃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了將令，你如何敢攔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爲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豈不誤了主公大事？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吾老，敢與我比試武藝麼？」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解勸，休得爭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今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爲頭功。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中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爲後應。」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却說黃忠歸寨，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軍士得令，都飽餐一頓，馬摘鈴，人啣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少歇，排擲金鼓旗幡，鎗刀器械，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早已準備了一聲砲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脚亂，撇了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亂，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叫：「魏延快下馬受降！」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延掀將下來。鄧賢馬奔到，挺鎗來刺魏延，鎗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

走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喝道寨子吾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鉤齊舉把冷苞活捉了原來却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個正着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却說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又謂衆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黃忠安下寨腳徑來見玄德說魏延違了軍令可斬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玄德重賞黃忠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瓚張任與某爲生死之交若肯放某回去當即招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回雒城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負我却說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瓚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劉瓚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衆商議長子劉遁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吾兒肯去當遣誰人爲輔一人出曰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爲副將吳懿保吳蘭雷同一人爲副將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瓚張任接着具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面水大急前面寨占山脚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各帶鐵鋤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吳懿從其計即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準備決水器械却說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玄德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何如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爲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玄德大喜即時遣孟達霍

峻守葭萌關去了。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野上。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不答。徑登堂。仰臥床上。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稍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統聞之愈疑。命左右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陸階視之。其人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正是。只爲川人逢舊識。遂令涪水息洪流。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却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蒙。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髡削爲徒隸。因此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蒙從何而來。蒙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蒙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黃忠。魏延在彼。蒙曰。爲將之道。豈可不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玄德大悟。彭蒙曰。昱星在西方。太白臨於此地。當有不吉之事。切宜慎之。玄德卽拜彭蒙爲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黃忠。魏延。蔣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來到。互相通報。却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走間。撞着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管待彭蒙。忽報荊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玄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荊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信。玄德拆書觀之。略云。

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亥。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謹慎。玄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將回荊州去論此事。龐統暗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

耳。乃對玄德曰：「統亦算太乙數。已知罡星在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統亦占天文，見太白臨於雒城，先斬蜀將冷苞，已應凶兆矣。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條路俱可進兵。」龐統謂玄德曰：「統令魏延爲先鋒，取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玄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玄德曰：「軍師不可。吾夜夢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覺來猶自臂痛。此行莫非不佳。」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軍師還守涪關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統獨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心疑則致夢，何凶之有？」統肝腦塗地，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准行。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軍先行。玄德與龐統約定，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掀將下來。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會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玄德見龐統去了，心中甚覺不快，怏怏而行。却說雒城中吳懿劉瓚，聽知折了冷苞，遂與衆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爲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却說龐統遙遙前進，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名？」數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礮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後人有詩數曰：

古峴相連紫翠堆，士元有宅傍山隈。兒童慣識呼鳩曲，閭巷曾聞展驥才。預計三分平刻削，長驅萬里獨徘徊。誰知

天狗流星墜不使將軍衣錦回。
先是東南有童謠云。

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緣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送風。隆漢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

當日張任射死龐統。漢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欲回。奈山路逼窄。廝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慌。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從其言。當先引路。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同也。後面張任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叫文長。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瓚引兵殺出。却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劉瓚吳蘭雷同當先趕來。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蜀兵得勝。遙遠追趕。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廝殺。且只顧奔走。將近涪關。張任一軍追趕至緊。幸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截出。殺追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遙爲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諸葛亮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緊守城地。玄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荊州請軍師去。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荊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却說孔明在荊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衆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明失驚。擲杯於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衆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天狗犯於吾軍。太白臨於雒城。已拜書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曰。今吾主喪一臂矣。衆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數日之內。必有消息。是夕酒不盡歡而散。數日之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

間人報關平到。衆官皆驚。關平入。呈上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孔明大哭。衆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荊州。荊州乃重任。千係非輕。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吾已知其意了。乃將玄德書與衆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荊州託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交關平齋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之。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着印曰。這千係都在將軍身上。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孔明見雲長說個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荊州危矣。吾有八個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荊州。雲長問那八個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明。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荊州。一面親自統兵入川。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爲頭功。又撥一枝兵。教趙雲爲先鋒。泝江而上。會於雒城。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現爲書記。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誤。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據住城郭。不豎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卽踏平城郭。老幼不留。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拊心而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也。後聞玄德據住涪關。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準備迎敵。或獻計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衆。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今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怒。怒則

必以暴厲之氣待其軍士。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個軍士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匹夫怎敢無禮。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士割下耳鼻，却放回寨。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目，披挂上馬，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衆官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又被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個人出。張飛忍一肚氣，環寨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飛指而恨曰：「吾拿住你這老匹夫，親自食你肉。」到晚又空回。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原來那座城子是個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張飛在寨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却只教三五十個軍士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張飛眉頭一皺，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着十數個小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內，入山中探聽。當日諸將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這幾日打探得有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個去處，何不早來說？』衆應曰：『這幾日却纔暗探得出。』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二更造飯，趁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啣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便滿寨告報探事的軍聽得這個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顏大喜曰：「我算定這匹老匹夫不待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即時傳令教軍士盡數趕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數牌將下馬，伏於林中。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

發嚴顏看得分曉。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響。一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走。我等的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爲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頤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張飛。四下裏鑼聲大震。衆軍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十合。張飛賣個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縊。生擒過來。擲於地下。衆軍向前用索綁縛住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料道嚴顏擊鼓爲號。張飛却教鳴金爲號。金響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休殺百姓。出榜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飛怒目咬牙大叱曰。大將到此。爲何不降。而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階叱退左右。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嚴顏感其恩義。乃降。後人有詩讚嚴顏曰。

白髮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氣捲長江。寧可斷頭死。安能屈膝降。巴州年老將。天下更無雙。

又有讚張飛詩曰。

生獲嚴顏勇絕倫。惟憑義氣服軍民。至今廟貌留巴蜀。社酒雞豚日日春。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以爲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張弓隻箭。逕取成都。正是。只因一將傾心後。致使連城唾手降。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却說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爲前部。所到之處。盡喚出拜降。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爲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尚且投降。何況汝乎。自是望風歸順。並不會廝殺一場。却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